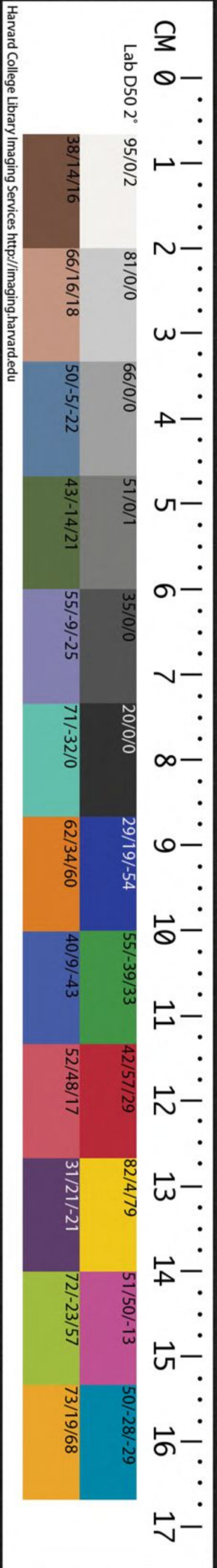


T 4664.7/4802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R 25 1940



皇朝名臣經濟錄卷之二十一

內閣

楊士奇傳錄

文章正宗對

詩法對

帝勅即位表

湖廣通疏

讀南倉疏

楊士奇疏

王五

王五

楊士奇

楊士奇

楊士奇

楊士奇

楊士奇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十二目錄

內閣

楊士奇傳錄

王直

楊榮傳錄

王直

文章正宗對

楊士奇

詩法對

楊士奇

詔初即位事宜

楊士奇

開經筵疏

楊士奇

預備倉疏奏

楊溥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十二目錄

內閣

楊士奇傳錄

文章五宗陸

蘇軾對卷

王直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十二

塔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新安黃訓集

新安汪雲程校

內閣

楊士奇傳錄

王直

太宗皇帝即位遂擢為編修時方開內閣於東角門內命解縉黃淮胡廣胡儼楊榮金幼孜及公七人處其中典機密尋陞侍講上嘗諭公曰朕知爾文學親擢至此爾但盡心勿自疑畏公感

上知遇忠勤不懈早夜孜孜以脩其職饒州朱季友獻所著書斥濂洛關閩之說

上覽之怒曰此儒之賊也時禮部尚書李至剛翰林學士解縉侍讀胡廣及公侍側

上示以其書縉曰惑世誣民莫甚於此至剛曰不罪之無以示儆宜杖之擯之四裔公曰當盡燬所著書庶幾不誤後人廣曰聞其人已七十燬書示儆足矣

上曰謗先賢毀正道治之可拘常例也遣行人押季友還饒州會布政使司及府縣官與其鄉士人

明諭其罪而笞以示罰悉索其所著書焚之

上復諭群臣曰除惡不可不盡悉燬其所著書最是六年冬以巡狩北京詔天下命公視草

上稱善又命與諸尚書觀之兵部尚書劉雋私與公曰請以有字易自字公善之衆謂二義不相遠且上旣稱善不必易公奏曰國家大體當用雋言上喜公能服善曰樂從善言則何由敗事由是益屬意於公明年

車駕巡狩北京 皇太子監國

上命蹇義金忠黃淮與公職輔導九年

上還南京一日召公問曰爾輔東宮久其所行果何如公以孝敬對上使言其實對曰凡有事宗廟祭物祭器皆親閱去年將時享頭風作醫言當汗殿下曰汗卽不敢蒞祭左右請遣人代斥之曰上以命我我又何遣人代乎遂親祭祭畢汗徧體勿藥病自愈每進御用物皆躬閱對識遣行不輕信下人車駕北征殿下不敢寧居恒日中晏始食駕還而後能安

上曰此子道當然公曰古聖賢亦皆盡其當然者且殿下天資高或有過未嘗不知知之未嘗不速改又其存心愛人爲本將來必不負

陛下付託之重上悅十四年上在北京聞高煦有異志還京師欲發其事疑未決獨召公問曰昨問蹇義漢府事對曰不知若朕未有知爾輩慮有離間不敢言今朕既知矣爾言之何害公對曰臣與義事東宮外人無敢與臣對言者但漢王始封國雲南不肯行改青州又不行今知將徙都北京惟欲留守南京天下皆疑其心惟陛下善處之使早有定所全父子之恩爲永世之利上默然起還宮後數日悉得其反狀及所爲戰

具大怒褫其冠帶執之西華門內
東宮力掙解乃免遂命削其兩護衛處之樂安州
曰此去北京甚邇卽其作禍可朝發而夕擒也二
十二年八月

太宗皇帝北征上賓學士楊榮歸自行在以聞
仁宗皇帝卽遣皇太孫往迎梓宮時京兵皆隨
征在外城中空虛浮議藉藉慮趙府兵爲變因秘
未發喪皇太孫辭行啓曰出外有封章白事非
印識無以防僞

上然之顧急未有所與以問公公言

上所用東宮圖書今間請暫假之行此一時之權
歸卽進納

上卽取付太孫曰啓事以此封識此亦久當歸
汝汝就留之旣而謂公曰卿言誠是昔

太行臨御儲位久未定浮議喧騰吾今就以付之
浮議何由興九月癸未禮部尚書呂震言於

上曰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

太祖做漢制易吉服

上時未有答震退徧謂群臣明日釋服從吉公謂
震曰今未可比此例蓋洪武中有遺詔且

仁孝皇后崩

太宗皇帝縗服後仍服素衣冠經帶者數月今上於

皇考可遽卽吉乎震厲聲曰朝廷事爾每執異尚書蹇義兼取二說明旦君臣皆素衣冠黑角帶遂以聞

上亦未答明日

上素冠麻衣麻經出視朝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公如上所服罷朝

上諭左右大臣曰呂震昨奏當易服朕聽臣下易

之梓宮在殯吾豈忍易士奇所執是也時天下方面大臣及群有司皆朝京師兵部尚書李慶言於上曰民間畜馬蕃已散之軍伍尚餘數千請令朝覲官領之少甦民力正官領牡馬佐二官領牝馬餘領多寡有差太僕苑馬寺歲課其息有虧罰與民同公謂慶不可慶忿不納公獨奏曰朝廷求賢任官今乃使養馬而課責與民同豈貴賢賤畜之意乎明日復奏曰必行此令天下賢者誰復肯仕蓋虧損十馬必責賠償破家產累子孫朝廷何爲負此名於天下後世乎

上許出內批罷其事不報明日公又言兵部已督朝覲官領馬所領多生駒南人脆弱不能控制立視其奔逸號泣於道路臣恐將來遠慮者非但不願仕亦無志學問此令之失非小

上曰偶忘之吾當卽批出不爽也午刻

上御思善門召公諭曰內批豈真忘之朕聞李慶呂震輩皆忿卿朕念卿孤立恐爲衆所傷不欲因卿言而罷今有名矣出示一章乃陝西按察使陳智言畜馬不便命公據此草勅止散馬公頓首言陛下知臣臣不孤矣但馬已領者當何如

上曰已領者准洪武中官員乘馬例不責生息虧損不責償未領者止勿給復謂公曰繼今令有不便惟密與朕言李慶輩不識大體不足語也大理少卿弋謙數言事過於矯激尚書李震吳中都御史劉觀侍郎吳廷用等交奏其賣直沽名

上頗厭之公進曰謙雖昧於大體蓋亦感恩圖報耳古人有言主聖則臣直惟

陛下容之上以衆言猶不擇因免謙朝而使視事如故公又進言曰

陛下有詔求言言不當者不之罪今謙因言取咎

朝臣皆以言爲戒且四方朝覲之臣咸在豈能盡知謙過失若傳之於遠人將謂朝廷不能容直言上惕然曰朕非惡謙言事其言自有過實者卿可以朕心諭衆人公曰此非臣言所當諭當以爾書開喻可也

上遂命公書勅引過而待謙如初令百官言事毋以謙爲戒由是天下曉然知聖德之實

上嘗論科舉之弊公曰科舉雖兼取南北士

上曰北人學問不逮南人公曰長才大器多出北方豈但南人有文可矧也

上曰然則將如何公曰試卷例緘其姓名請於外書南北二字如當取百人則南六十北四十南北人才皆入於用矣

上曰北方得進則北方學者亦感發興起往年北士少自科目進者故怠惰成風卿言良是命與禮部計議以聞議定未上而宮車晏駕

宣宗卽位遂行之宣德七年高煦反不車駕親征罪人旣得師還尚書陳山來迎見

上請乘勢移師彰德龔執趙王則朝廷永無憂矣上疑之以問楊榮榮力贊其決又語蹇義夏原吉

二人依違其間榮遂傳旨令公草勅詰趙王公曰
事當有實天地鬼神豈可欺哉今當以何爲辭榮
曰令逆黨言實與趙謀卽是矣何患無辭公曰如
此能服人心否乎往見蹇夏反復言不可狀蹇夏
曰卽如公言當若何公曰朝廷重尊屬厚待之有
疑則嚴防之當必無虞而於國體正矣二人曰
上今特信榮言不係吾輩可否也公復見榮曰
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惟二叔其有罪者不可恕
無罪者當加厚庶幾仰慰
皇祖之靈榮意未解曰汝不草勅則吾當以聞時

惟楊溥與公意合溥曰吾二人俱請入見明其大
義榮先趨入公二人繼之門者不納俄復召蹇夏
蹇夏以公言白之上上不懌而止

車駕還京師意大悟不復論彰德事然言者猶喋
喋上皆不聽特召公曰論趙王者日益多當如
何公對曰今日宗室惟趙王於
陛下爲最親當思保全之豈可惑群言上曰吾
亦思之

皇考於趙王最友愛且吾惟此一叔柰何不愛今
思所以保全之道欲封群言示之俾自處公曰更

得一璽書諭之尤好遂遣廣平侯袁容都御史劉
觀持勅書往諭且示以衆言趙王得書喜曰吾生
矣卽獻護衛上表謝恩而言者頓息

上待趙王日親厚而薄陳山竟踈斥之旣久召公
諭曰吾待趙叔不失親親之禮爾有力焉賜公白
金文綺楮幣二年十月黎利遣人進前安南陳王
嫡孫嵩表乞立爲陳氏後辭甚懇切

上亦厭兵欲從之大臣有言此黎利之譎當益發
兵誅之或以爲與之無名徒示弱於天下上召公
與榮謀之榮曰永樂中費數萬人命得此至今勞

者未息困者未甦因其請而與之使公曰榮言當
從初求立陳氏後者

太宗皇帝之心求之未得乃郡縣其地十數年兵
民困於交趾極矣此皆

祖宗之赤子體 祖宗之初心保

祖宗之赤子正

陛下盛德何謂無名漢棄珠厓前史爲美何謂示
弱臣侍

仁宗皇帝久聖心每憾此事有意外之慮願

陛下勿疑 上意遂決公又言方面及郡守請令

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按察薦舉務取廉公端厚能爲國爲民者吏部審其可用奏授以官後犯贓罪併坐舉者凡因保舉授官而有指告其罪者先逮問餘人有驗然後及之庶不爲小人所誣年來吏員太冗多有昏愚不通請令六部都察院同考試選擇而用之軍民中有文學才行卓然出衆智謀材勇精於武畧者亦宜察舉唐虞之世罰弗及嗣今極刑之家有賢子弟例不許進用上曰舜殛鯀用禹聖人至公之心也今除謀反大逆外其餘犯者子弟有文學材行并聽舉用時有

言方面官及府州正官專用保舉卽是恩出於下欲如洪武永樂故事皆令吏部選除

上命公與楊溥議之公等上疏曰宣德七年以前藩憲二司及府州正官多不得人百姓受害是以宣宗皇帝勅令大臣舉保自茲以後多得其人間有一二非才蓋緣舉主審察不至亦或實是徇私所司不行糾舉以致如此大抵

宣宗皇帝求賢養民之心皆上體

祖宗之心非是有所更改昔堯舜禹湯文武及我朝

經世錄卷十三
十一
祖宗相承爲政皆有因時損益之宜

宣宗皇帝臨御之時體

祖宗之心以行仁民之政者尚多保官乃第一事
當時不聞人有異言多以得人爲喜唐太宗力行
仁義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舉郡縣守令後來致天
下斗米三錢之效明監在前可無疑也

聖旨所諭保官則恩出於下切緣衆臣舉保吏部
審擇具名奏請聖意允俞然後授官不允卽不得
除授恩實非出於下也近年有等京官無人舉保
造爲謗語專欲墮壞

先帝良法則小人皆得升用小人日進君子日退
天下何由治乎伏望

聖斷只依

先皇帝勅旨而行但所舉之人後有犯賊必須明
正舉主之罪則人知謹畏不敢濫舉官必得人臣
受

四朝大恩慚無寸補惟念用人賢否生民休戚
國家治忽所關是以竭誠盡言惟

聖明裁擇 詔如公議公處心公正論事必當大
體常扶君子而抑小人群臣有羅譖毀而非辜者

必盡誠爲之伸解有恣貪邪不悛者必正言其不可用

三朝史事皆公總裁是是非非悉徵諸實每語同列曰天下萬世之事當以天下萬世之心處之如有一毫私意不論厚薄皆當獲罪神明所舉賢才列於中外者五十餘人皆能正己恤民蓋公取人必先德行而後才能無問識與不識博詢於衆而信乃舉以此不得於公者怨誹忿興不恤也

楊榮傳錄

王直

公幼聰悟絕倫喜讀書善講說當時大奇之事大

父母父母盡孝敬處內外屬皆有禮弱冠已有濟物之施公輔之志朝之公卿大臣道建安者皆重之由邑庠生領鄉薦第一遂取進士入翰林爲編修

太宗卽位選儒臣六七人寘內閣典辭命而公在焉陞修撰尋陞侍讀修古今列女傳

仁宗皇帝正儲位以公爲諭德兼侍讀

太宗嘉其勤謂曰卿朝夕左右敬慎不懈恒情保初易保終難朕常思保全之道卿亦宜謹厥終賜之二品服

上恢弘遠畧經營四方公獨以警敏勤於外嘗命往甘肅視師及還規畫皆稱旨且言其山川形

勢軍民休戚城堡虛實上悅永樂七年當從

幸北京適聞母喪奪情以行時何福守甘肅言虜

酋卜花等率衆來歸詔公與福議所以處之者既

還又命持節至軍封福為寧遠侯且命過寧夏與

寧陽侯陳懋飭邊務歸奏便宜十事

上嘉納之從征北虜師至驢駒河而還軍士乏食

公以為言

上命供御之羸盡給之令軍中有餘者貸不足歸

而倍償衆賴以全甘肅守將西寧侯宋琥言叛寇

老的罕等依赤斤塔力尼將為邊患勅豐城侯

李彬討之令公往經畧時草枯水凍士馬不可動

公歸奏小醜無能為不足以動大軍遂止而叛者

亦復歸附寧夏報虜入寇

上以問公公對曰寧夏士勇邊實寇不能持久今

去矣已而果然浙之麗水閩之政和有寇二千餘

兵部請發兵勦之公奏曰愚民窘於衣食剽掠求

活耳急之則益生變臣以為莫若招撫便從之果

順服

太宗屢北征公必在行軍中密務多命公掌之決機發策亦使參預眷待與公侯等

上嘗語公曰東宮歷事久閑於政務朕歸悉以軍國事委之如何公對曰殿下孝友仁厚天下屬心允稱

皇上付託

車駕還至榆木川疾甚召公等受遺命傳位

皇太子

上崩公與左右中貴人奉斂如禮以去京尚遠戒勿發喪整軍旅嚴號令而與中官海壽馳還報

仁宗致

大行遺命

仁宗即位禮儀詔赦公與三三大臣計議條奏行之

仁宗崩

宣宗為皇太子在南京遺命徵還嗣位公往迎於德州由是益任公公亦益盡力高煦反公力贊親征及累出巡邊公皆從

今上即位待公益重而公謀國益盡心有大事眾取決焉

累朝眷遇恩賜之隆前後不可計雖元勳世戚不
過也公祇事

列聖凡四十年未嘗去禁近每四鼓起俟朝雖風
雨寒暑不變日親所事至或廢飡嘗迫暮而後返
初脩

高廟實錄其後

三朝史事皆公與總裁紀載詳備實而不萃京闈
鄉試典文衡者一廷試讀卷者九其文施於

國家與九碑銘序記之散於天下者人皆傳誦之
其於武事尤諳練將士之勇怯饋運之難易邊鄙

之利害道里之迂直靡不知故凡承顧問與籌筭
皆能適事宜體國之心老而彌篤嘉謀至計造膝
而言所以裨益於上惠利於下者蓋多矣

文章正宗對

楊士奇

殿下監國視朝之暇專意文事因覽文章正宗一
日諭臣士奇曰真德秀學識甚正選輯此書有益
學者臣對曰德秀是道學之儒所以志識端正其
所著大學衍義一書大有益學者及朝廷爲君不
可不知爲臣不可不知君臣不觀大學衍義則其
爲治皆苟而已殿下卽召翰林典籍取閱旣大

喜曰此爲治之條例監戒不可無因留一部朝夕
自閱一部命翻刻以賜諸子且諭臣士奇曰果然
爲臣亦所當知遂賜臣一部盖 殿下汲汲於善
道如此

詩法對

楊士奇

永樂七年贊善王汝玉每日於文華後殿道說賦
詩之法一日 殿下顧臣士奇曰古人爲詩者其
高下優劣何如對曰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南
薰之詩是唐虞君之志最爲尚矣後來如漢高大
風歌唐太宗雪耻酌百王除兇報千古之作則所

尚者霸力皆非王道漢武帝秋風辭氣志已衰如
隋煬帝陳後主所爲則萬世之監戒也如 殿下
明道玩經之餘欲娛意於文事則兩漢詔令亦可
觀非獨文辭高簡近古其間亦有可裨益治道如
詩人無益之辭不足爲也 殿下曰
太祖高皇帝有詩集甚多何謂詩不足爲對曰帝
王之學所重者不在作詩

太祖皇帝聖學之大者在尚書註諸書作詩特其
餘事於今 殿下之學當致力於重且大者其餘
事可姑緩 殿下又曰世之儒者亦作詩否對曰

儒者鮮不作詩然儒之品有高下高者道德之儒若記誦辭章前輩君子謂之俗儒爲人主尤當致辨於此

詔初卽位事宜

楊士奇

伏見自古人君卽位之初中外軍民其心未一但在朝廷處置得當則有備無患臣謹將見今合行事宜開具謹題請 旨

一今 皇上卽位之初必須整軍政以壯國威宜勅五府及兵部整理軍馬委官操練提督以備非常并 勅各處總兵鎮守官撫恤軍民操練

軍馬嚴整守備遇草寇生發相機勦滅

一南京雖有內太監王貴通等外有襄城伯李隆在彼備禦然係 國家根本之地今當特

賜勅諭使之謹慎關防操練軍馬以鎮伏小人之

之心更須老成忠直之人與之一同計議事務

臣切見南京戶部尚書黃福老成忠直欲請

勅令黃福就彼參贊軍務仍 勅王貴通李隆

等凡一應事務俱與黃福計議停當然後施行

庶幾根本堅固事無疎失并勅南京內外衙門

今後非奉 勅旨不許擅自差人出外擾害軍

民

一淮安是南北要衝之地見有都指揮王瑜吳亮在彼提督漕運并鎮守合無特頒勅諭令其撫恤軍民操練軍馬嚴加守備

一江西湖廣山東河南去年旱災人民缺食慮恐無藉之徒嘯聚為非不可不防合無分委文武大臣各一員前去鎮守或一年或二年諸事平安取回京用

一南京直隸緣江上下及北京直隸徑抵南京緣河等處屢有強盜出沒殺傷人命劫掠財物此

等兇徒積久則勢盛不可不早除南京等地方合無勅襄城伯李隆等差委的當廉幹頭目并公正御史緝捕北京等地方合無勅差錦衣衛指揮劉源馬順及公正御史分領的當官校緝捕務要盜賊屏息道路無虞

一北京城內外見有強盜搶劫合無勅錦衣衛及五城兵馬司嚴督官校弓兵分巡地方嚴加緝捕但各地方今後人民有被搶劫者責有所歸

一陝西甘肅寧夏大同宣府開平緣邊去處多缺

軍馬操備今瓦剌猖獗慮恐此寇侵邊欲請
勅諭邊將及守邊頭目凡缺馬之處於本處行
太僕寺及苑馬寺關用仍開數奏 聞其西番
等處進貢馬疋除上等好馬令進來京其中等
下等馬悉留邊上給軍騎操亦具數付進貢之
人奏 聞以憑給與馬價

一瓦剌之寇既滅阿魯台其勢方盛至三四月草
青之時或恐犯邊不可不備其陝西見調在京
操備官軍合無令兵部同英國公成國公等一
同計議發回各衛所操練遇有賊寇以便調用

如馬軍無馬者就北京太僕寺領去騎操

一雲南極邊之地蠻夷雜處最難馴服比聞總兵
官黔國公沐晟年老多疾其弟都督同知沐昂
見掌雲南都司事去冬進馬到京至今未去合
無量加恩賞賜以 勅諭令馳驛回還贊輔黔
國公撫綏遠夷鎮靖邊境

一陝西臨洮都督僉事趙安係極邊歷練老成頭
日本官去年朝貢到京至今未回合無量加
恩賞賜以 勅諭令馳驛回還綏撫夷人謹守
邊方

一在京行事校尉多有在外假公營私挾制官府欺騙平人瞞昧朝廷如此先唐賽兒及漢庶人謀反行事官校明知其事不報及官員軍民實有罪犯者皆得以財買免却將有仇平人妄捏其罪報官法司畏懼行事之勢恐禍及已但係行事校尉報來者更不與之分辯只拷打招認以致平人負冤者多今錦衣衛提督行事者非一員行事校尉亦數百人合無止令一員公正指揮提督行事亦量減校尉庶使平人少冤一官員冗濫虛糜俸祿者多其京官及在外方面

官員合無從吏部都察院考察其府縣及鹽運司行太僕寺苑馬寺倉庫稅課等雜職官合無令按察司巡按御史考察但有廉勤愛民者留老病闡茸貪酷者起送吏部

一各王府官多有缺員合無令吏部選有才學文行者除受前去盡心輔導庶俾各王遵守禮法一近蒙恩詔寬恤軍民其在京內外衙門正當上體朝廷欽恤之意凡事務從簡省合無頒勅令內外各衙門將應合裁省事宜具奏取自上裁

一教坊司在外取來樂工甚多虛費錢糧無益於
事合無量留供應外其餘放還原籍與民一體
當差

開經筵疏

楊士奇

伏惟

皇上肇登寶位上以繼承列聖下以統御萬民必
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以興唐虞二代之治則
宗社永安 皇圖永固天下蒙福永遠太平然其
根本在致力於 聖學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學
而能致治者也去年十月內

宣宗皇帝御左順門召臣士奇諭之曰明年春煖
東宮出文華殿讀書凡內外侍從俱用慎擇賢良
庶謹之臣臣士奇叩頭對曰此國家第一事正維
其時伏望

皇上留心不幸

宣宗皇帝上賓中外皆同哀戚之心臣未敢遽言
然此事至重不敢久默伏望

山陵畢日早開 經筵以進聖學臣等深切惓惓
之至謹以合行事宜陳奏伏惟采納謹具奏

闕

一自古人君成德必先於學未有不學而能成德者尚書曰王人求多聞時維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經筵侍講之官實爲學之資今

皇上進學養德當預擇講官必得問學貫通言行端正老成重厚識達大體者數人以供其職庶以上副

先帝之意乞預命吏部禮部翰林院公同推舉具名陳奏取自

上裁如或其人學術不正立心行已素無善譽者不得濫預蓋師友之臣卽他日輔導之臣不

可不謹擇

一天子就學其事體與皇太子親王不同乞先命禮部翰林院詳定講筵禮儀陳奏

一皇上聖德正在今日輔養本原書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蓋言僕臣賢否係君德重輕如此自古聖賢之君左右使令必用正人今

皇上富于春秋凡起居出入一應隨侍及使用之人皆宜選擇行已端莊立心正直者使在左右庶不正之言不正之習悉皆屏遠不得以上

或聰明此事關係最重伏望

太皇太后陛下

皇太后殿下皆留聖心爲

皇上慎選左右隨侍及使用之人如或其人舉動輕佻語言褻慢立心行已不正者皆宜早去之若不早去隨侍既久情意相洽不覺其非言聽計從後來欲去其勢難矣古語云與善人處如入芝蘭之室與不善人處如入鮑魚之肆蓋言慎所漸染也此在常人尚須謹擇何況天子之左右伏望

太皇太后陛下

皇太后殿下萬萬留意臣深受國恩無能補報惓惓愚忠不敢不盡伏乞采納實宗社生民萬年太平之福

預備倉奏

楊溥

伏聞堯湯之世不免水旱之患而不聞堯湯之民至於甚艱難者蓋預有備也凡古聖賢之君皆有預備之政

太祖高皇帝惓惓以生民爲心凡有預備皆有定制洪武年間每縣於四境設立四倉用官鈔糴穀

一經河金卷十二
三
儲貯其中又於近倉之處僉點大戶着守以備荒
年賑貸官藉其數歛散皆有定規又於縣之各鄉
相地所宜開濬陂塘及修築濱江近河損壞隄岸
以備水旱耕農甚便皆萬世之利自洪武以後有
司雜務日繁前項便民之事率無暇及該部雖有
行移亦皆視爲文具是以一遇水旱饑荒民無所
賴官無所措公私交窘只如去冬今春畿內郡縣
艱難可見况聞今南方官倉儲穀十處九空甚者
穀旣全無倉亦無存皆鄉之土豪大戶侵盜私用
却妄捏作死絕及逃亡人戶借用虛立簿藉欺瞞

官府其原開陂塘亦多被土豪大戶侵占以爲私
已池塘養魚者墮塞爲私田耕種者蓋今在此弊
南方爲甚雖聞間有完處亦是十中之一其實廢
弛者多其濱江近河插田隄岸歲久坍塌一遇水
漲淹沒田禾又開堤蓄泄水利去處或有損壞皆
爲農患大抵親民之官得人則百廢舉不得其人
則百弊興此固守令之責若養民之務風憲之臣
皆所當問年來因循亦不及此事雖若緩其實關
係甚切伏望

聖仁特命該部行移各布政司按察司直隸府州

縣除近有災傷去處暫且停止候後年豐熟舉行
其見令豐熟去處悉令有司遵依洪武舊制凡倉
穀陂塘隄岸并要如舊整理倉有損壞者卽於農
閑時月修理穀有虧欠者除赦前外赦後侵欺者
根究明白悉令賠償完足亦免其罪不許妄指無
干之人搪塞若有侵盜證佐明白而不服賠償者
准土豪及盜用官糧論罪有司仍將舊有賠償實
數開奏其陂塘隄岸亦令郡縣凡有損壞悉於農
閑用人修理有強占陂塘私用者犯在赦前亦免
其罪卽令退還不退還者亦准土豪及盜官物論

罪其退還陂塘及圩岸開填應修去處亦令有司
開奏以次用工完日其實奏聞仍乞令戶部行各
布政司府州縣除近被災傷去處外凡今秋成豐
稔之處府州縣官於見有官鈔官物照依時價兩
平支糴穀粟儲以備荒免致臨急倉皇失措年終
將所糴實數奏聞郡縣官考滿給由令開報境內
四倉儲粟及任內修築陂塘隄岸實數吏部仍行
該部查理計其治績以定殿最各按察司分巡官
及直隸巡按御史所歷州縣并要取勘四倉實儲
穀數及陂塘隄岸有無損壞修理實跡歲終奏聞

以憑查考如有仍前欺弊怠事者亦具奏罪之若
巡歷之處仍前不問不理或所奏扶同不實從本
衙門堂上正官叅劾奏聞庶幾官有實績荒歲人
民不致狼狽耕農無旱潦之虞

祖宗恤民良法不爲小人所壞臣等愚見如此未
敢擅便乞 命部院大臣會議可否施行奉

聖旨是着吏部會官計議停當來說續該吏部等
衙門尚書等官鄧進等議得所言秋成令各該有
司於係官錢物內支糴穀粟尤慮所司難於得人
終爲文具况兼鈔貫與洪武年間價值低昂未平

若以鈔和糴中間不無虧官損民事難成就合無
請 勅令巡撫侍郎周忱于謙何文淵副都御史
陳鑑等兼總其事許以便宜處置未敢擅便奏奉
聖旨是欽此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十三目錄

內閣

題緝熙聖學事

薛瑄

李賢行狀錄

程敏政

上中興正本策

李賢

上鑑古錄

李賢

乞重用老成

李賢

論輔養君德

李賢

題修德弭災事

商輅

題修德政弭災異事

商輅

題國本事

商輅

革西廠疏

商輅

李賢

李賢

李賢

內閣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十三目錄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十三

新安黃大訓集

新安汪雲程校

內閣

題緝熙聖學事

薛瑄

切見近日有臣下進言欲開經筵以緝熙聖學者雖蒙

聖德允納未見施行蓋欲俟軍旅事平之日以開講也臣愚以為當聖主中興之時天步惟艱之日正講論為學為治之道不可一日而緩焉者也昔

經濟錄卷十三
漢光武躬擐甲冑討除群兇猶且投戈講藝息馬
論道軍旅之間未嘗一日廢學故能舉群盜如鴻
毛復大業如反掌唐太宗興義兵掃除寇亂一時
潛邸從龍之人皆文學智謀之士日久相與論爲
學致治之道乙夜之覽身忘其倦故能剗削僭僞
拯濟生民此講學所以有資於戡大難也近者漠
北醜虜雖陸梁爲寇而內外禦侮各有其人堂堂
天下號令一施風行草偃非至如漢唐草昧之秋
也顧可以斯時而少緩講學之事乎伏望
皇上命廷臣集議經筵儀式務從簡約不尚奢華

仍博選公卿侍從文學之臣有學術純正持已端
方謀深慮遠才識超卓通達古今明練治體者一
二十人使之更代入直恭遇

皇上視朝之暇日御便殿即召各臣進講其所講
之書先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兼講尚書春秋諸史
則資治通鑑綱目務要詳細陳說聖賢修己治人
之要懇切開告帝王端心出治之方以至唐虞三
代漢唐宋以來人君行何道而天下治安爲何事
而天下乖亂與夫賞善罰惡之典任賢去邪之道
莫不畢陳於前如此則勸講之官庶可日修其職

講官之職既修雖

皇上聰明之資實由於天錫而朝夕緝熙啓沃之力亦有益於聖心聖德日明于以修治道則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而治道有修明之效于以攘夷虜則修軍政以簡將帥以練士卒練士卒以討夷虜而夷虜有殄滅之期此講學有資於成大功截大難宜急行之而不宜緩焉者也且光武唐太宗一時英主耳猶能勤講學於搶攘之時以收戡靖之績伏惟皇上有唐堯虞舜之盛德將以成中興殷周之大

功誠于此時舉行開講之事以緝熙聖學則神功聖德高出千古矣又豈漢唐二主之可比哉臣猥以衰邁懦柔之資章句迂僻之學自忝科第屢叨法從昔嘗獲罪

先朝放歸田里分將終老丘園瞑目溝壑幸沐皇上龍飛九五運啓昌期將以立莫大之治功故不遺草莽之賤士援臣布衣之中授以清要之職日夜思慮愧無補報故敢昧死妄陳前言伏望皇上開天日之光采而行之不勝懇悃之至

正學類編

李賢行狀錄

程敏政

英宗復位一時輔臣多竄殛遂以人望召公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典機務未幾進吏部尚書兼官如故山東奏民饑雖得內帑銀三萬而不足

上復召有貞及公議有貞持不可曰散銀有弊無益饑者公言天下事未嘗無弊顧奉行何如耳散銀有弊而不賑貸是視民饑死而不拯也因噎廢食豈爲人上之理

上深以爲然命增銀四萬兩民賴全活甚衆時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以迎

上復辟爲己功竊弄威福

上漸不能堪乃密語有貞及公宜協心輔朕公自念遭遇不偶凡事一以至公處之時崇仁處士吳與弼以薦聘至京

上喜其來問公曰與弼當授何官公曰與弼老儒必能成就君德授春坊諭德專輔青宮爲宜與弼固辭

恩命不受乞歸田里公復請徇其志以勵士節上思建庶人幽大內六十年欲赦之左右多以爲不可召問公公曰

陛下此一念

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
上意遂決遣中官衛送居鳳陽出入自便初石亨
以文臣總軍務於邊使武臣不得逞因請罷之居
無何邊徼騷然

上悟其非命公舉可任巡撫者蓋都御史李秉芮
劉白圭王宇陳翠皆公所薦一時號稱得人景泰
間三年一度僧數萬是歲如期來集公言于

上曰此輩有損無益宜後十年一度為著令初
上於便殿屏人謂公曰吉祥好預國政聞四方奏
事者必先造其門柰何公曰自古人主權不可下

移若

陛下每事自斷惟公道處之則彼不敢預而趨附
之人亦自少矣

上曰朕意亦然會石亨敗家居其從子定遠侯彪
出鎮大同諷大同人薦已

上庶其詐并逮亨置於法因問公迎復事公曰當
時亦有要臣者臣不敢從

上怪問何公曰天位乃

陛下所固有若景泰不起群臣表請復位名正言
順何至以奪門為功奪之一字何以示後此輩實

貪富貴非爲社稷計倘景泰先覺亨等何足惜不
審

陛下何以自解幸而事成得以貪天之功然天下
人心所以歸向

陛下者以正統十數年間凡事減省與民休息所
致今爲此輩損大半矣

上竦然大悟

詔凡以迎駕奪門冒功陞者四千人悉褫職中外
肅然蓋非公忘身殉國不避仇怨莫敢發者公以
朝覲官黜陟之典往往應故事無以示懲勸言于

上罷不職者數百人旌異者十人賜宴禮部

上命公與尚書鹽山王公主之吉祥從子昭武伯
欽殺人等事覺御史劾之

上雖見原而下詔戒諭勲舊之臣欽益懼與吉祥
養死士謀不軌幽

上于南宮而立皇太子因西師行乘機入內爲
亂朝臣當道或有憾者戕害之擊公傷首及耳且
持公謂曰某等迫于讒間不得已爲此請入疏以
申救公曰爾旣殺仇償怨能止戈反正我當言之
上得疏乃知公在甚喜旣脫于難

上急召公入公手疏曰逆賊就擒此非小變宜
詔天下一切不急之務悉皆停罷且言自古治朝
未有不開言路者惟權奸欲塞之以遂其非由是
陷于大惡而不悟自石亨等排黜臺臣言路閉塞
其流遂至此極上悉報可下寬恤十餘條而以開
言路殿焉癸未春

上以足疾不視朝召公曰大祀將至而疾未愈欲
遣官代行可乎公曰亦雖至壇所雖不能行禮人
心亦安

上至齋宮復召公曰朕惟俯伏難于起身欲令一

人扶之何如公曰

陛下能力疾行禮尤見敬天之誠遂成事而還二
月晦夜公聞空中有聲明日密疏曰傳言無形有
聲謂之鼓妖上不恤民則有此異惟

陛下憫念黎元凡一切不便于民者悉皆停罷則
天變可彌

上覽之即召公曰此事正須先生言先生不言誰
復言者其具寬恤事條密封以來公遂疏十事一
清淹禁罪人二止銀場煎辦三停歲造紙劄四蠲
被災糧稅五弛芻粟之徵六罷虧損馬疋七飭邊

臣撫恤兵民八命有司存恤流移九戒御史糾察貪吏十禁外官因事科斂

上曰朕諦觀之皆實惠也宜卽詔天下公又請罷江南所造段疋及燒磁器清錦衣衛所監罪人止各邊守臣進貢已下番所遣使臣停內外買辦采辦

上不從公執之數四止取前十條行之左右見公力諍皆寒心同列亦爲公懼公曰古之大臣知無不言今雖不能盡然至于利害係國家安危者豈可默默以苟祿位然

上聖明亦不以爲忤也

上以母后胡氏因疾請開尊號靜慈仙師非令典欲上皇后尊謚而左右以爲不便一日召問公公曰

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實臨之然臣之愚必須以陵寢

享殿神主皆如

奉先殿之式庶幾稱

陛下之明孝不然爲虛文

上卽命舉行甲申春正月上不豫久之疾劇命

中官以遺 詔示公十七日

上賓後五日

命上嗣位有欲致隆于

上生母者公曰天子新卽位四海顛望凡事宜悉

遵 遺詔庶幾順天理服人心脫或不然則當尊

母妃爲太后於

皇后爲太后上加二字以別之卒如公議尊

皇后爲慈懿皇太后

貴妃爲皇太后進公少保吏部尚書兼 華蓋殿

大學士時災異屢見公請出宮人以昭 聖德有

內直將軍勅天順初因入直迎 駕而陞非冒功

者今一切褫職非法意

上念其久於役特復之以迎 駕奪門陞者紛然

不已公言于

上曰自石亨輩此舉之後人以得富貴之易貪利

者惟幸有事宜早治之且請復少保于公謙等官

賜祭改葬以雪幽枉

上亟是公言命兵部按其以迎 駕奪門陞者自

太平侯張瑾興濟伯楊宗以下俱奪爵蓋公欲消

患於未萌故於

上卽位極言之由是洵洵者衰息有識者至今以爲難公少卽有志聖賢之學爲諸生時提學者問所志對曰爲學之道當如周子言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其人大異之在吏曹遍書箴銘于坐右及故學士薛公瑄交厚善務以性學相切劘而窮理之功益密故言益純行益克立

朝四十年不立黨與惟守一誠蓋不知者始或疑而終大服之無異議自以受知英宗遂身任天下之重知無不言言無不力天下亦倚公爲重雖遭讒權毀處之泰然登對之際氣

象雍容言辭簡當將順匡救之力甚多

英宗嘗論景泰不與大臣接言公曰自古明君未嘗一日不與大臣商確治道所以天下常安先儒謂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于君德方有益又言朕自復位以來未嘗一日忘在南城時每以此戒左右公曰安樂不忘患難古昔聖賢之君存心正如此又以戒左右最善又言飲食隨宜曾不揀擇衣服亦隨宜雖着布衣人不以爲非天子也公曰如此節儉尤見盛德若朝廷節儉天下自然富庶前代如漢文帝唐太宗

宋仁宗皆節儉是以當時海內富庶非其餘可及
又曰朕于四書皆嘗讀遍如三典三謨真是格言
公曰誠如

聖諭凡帝王修身齊家敬天勤民用人為政之事
皆在其中此時正宜玩味體而行之

英宗每為首肯愛惜人才惟恐弗力而以獎恬退
勵名節為先耿公九疇及軒公輓皆以廉介聞公
首舉耿為都御史軒為刑部尚書未幾耿為石亨
所排斥軒以權貴侵官託疾去公屢言于
上而還之年公富亦為亨姪所誣陷及亨敗公力

力言富有執守可大用遂起為戶部尚書會上嘗

語公曰左右多不悅富者公曰不悅者衆愈見其
賢禮部侍郎缺員有因近習薦陞者

上問公曰何如對曰不知其人臣所知者學士李
紹可任此因進言邇者士風不立多夤緣以求進
如用紹請於黼座召吏部 命之庶幾士類知

警

上從之命下之日傾朝懔然其後任事大臣多公
所薦已薦矣其人不之知反有些訾公者或以告公
公曰吾知用其才耳三選庶吉士儲養於翰林親

加督教如愛子弟與故學士呂文懿公及今學士
陳公彭公相處十餘年未嘗失詞色每語具以忠
言相告而於講學論政至終日忘倦人有善若已
出不白之不已兩廣兵興編修丘濬實廣人具嶺
南事宜告公公繳奏言濬言可用請付軍中爲平
賊之助遇天變民瘼憂形於色每以裁抑浮費蘇
息民力爲本謂內帑財物非濟兵民則人主必生
侈心而移之於土木禱祠聲色之用自公柄政前
後發內帑銀救荒恤邊凡數十萬計人有急難以
身救之而於植臺諫慎刑獄尤惓惓焉有會試被

黜者訴考官有弊

上不悅以章示公公曰此乃私忿考官實無弊如
臣弟讓亦不在中列可見其公

上意方解言路屢闕屢闢而不至於銷鑠皆公力
主之惟成化初言者歷詆中人之惡謂不可使與
國政得補外而或咎公不申救者公曰此事何可
激也甘露之變黨錮之禍諸君獨不知之天順中
宗室臨川王弋陽王前後爲緝事者發其陰事而
多涉虛因召問公公曰觀此則其餘所枉多矣法
司雖知其枉而不敢辨非明詔理官不許畏勢避

嫌實傷和氣

上乃召三法司面戒飭中外感悅凡

朝廷大政令涉於軍情邦計者必經公議而後決
虜酋字來近邊有言傳國璽在其處請發兵乘機
奄取之

上爲之動公曰頻年災荒府庫空虛兵民困極宜
與之休息且虜近邊未嘗犯塞無故伐之必賈釁
况秦璽亡國之物亦不足寶

上矍然罷議內帑奏乏金用詔下戶部議請以
蘇松嘉湖四府歲折糧銀折金五萬兩公言

國家財賦仰給東南而金非其所產今欲折金價
必湧貴聞雲南諸夷有歲辦金銀若以銀折金亦
足以充國用衆以爲便松潘羌叛亂已勅三司調
兵勦之久不下公曰三司頡頏牽制自不能成功
若

朝廷命一大臣統之則事定矣易曰長子帥師弟
子輿尸不可不慮

上問公可將者公薦都督許貴遂用之而松潘羌
始靖凡冊后妃與諸王大喪大祀冠婚之禮
及

今上之初親耕視學諸大典禮悉命公與禮官增損儀式而後行論者謂自天順以來所以正君德恤民生進賢才廣言路抑佞幸却戎狄皆公之力天不憖遺可爲世道斯文之不幸

上中興正本策

李賢

臣伏惟

陛下即位之初大開言路凡朝廷之闕遺有司之利病生民之休戚軍務之得失中外進言者論之詳矣若夫關於陛下躬行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則或畧焉此臣區區大馬之忠私竊過慮以爲

陛下一身乃家國天下之本也而

陛下之心又一身之本也夫正其本萬事理惟

陛下之心既正則家國天下之事可得而理矣臣

所以忘其愚陋獻此中興正本策其目有十焉一

曰勤聖學二曰顧箴警言三曰戒嗜慾四曰絕玩好

五曰慎舉措六曰崇節儉七曰畏天變八曰勉貴

近九曰振士風十曰結民心夫勤聖學者所以格

物窮理也顧箴警言者所以誠意正心也戒嗜慾以

至結民心者所以修身治人之道也皆切於

陛下躬行之事不係各司舉行者伏乞留中萬機

之暇時賜省覽於

陛下身心未必無少補焉且

陛下春秋鼎盛初登寶位天命之眷顧方新人心之向慕方切當端本正始之日適乘勢有爲之時求其所謂要道先務今日最急而不可緩者在此十策夫十策既舉則大本正矣天下之事可以次第而推行之不難矣由是明是非以行賞罰辨邪正以用人材抗公道以振紀綱節財用以固邦本勵將帥以作士氣修政事以攘夷狄開壅蔽以通下情敬大臣以資治道特皆

陛下之餘事耳伏望

聖明深加察納果斷力行以幸天下以光

祖宗以慰生靈延頸舉踵之望以追前代英君義辟之踪蓋

陛下之責必如是而後塞嗟夫言之逆耳者惟

聖君乃能聽事之難言者非忠臣不能言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蔽邪謂之敬昔宋儒朱熹將上殿奏事或謂正心誠意之說上所厭聞熹曰吾平生所得惟此四字豈忍不言而欺吾君乎此人臣以道事君貴乎有犯無隱也臣觀

陛下即位以來雖踈遠之臣芻蕘之賤皆得效忠
况臣職居郎署日近 清光噤默不言可謂忠乎
雖然噤默不言者臣之罪也言之不用者亦臣之
罪也何者

陛下有聰明之資有溫恭之德有寬仁之度有納
諫之美臣下有言而不用非拒之也盖以所言未
必剴切當 帝心者或無誠意感動故也故曰言
之不用者亦臣之罪也倘

陛下不以臣卑鄙猥言或有可取舉而行之將見
功業煥然必出於尋常萬萬豈但臣之受賜而已

實社稷蒼生之大幸也臣不勝惓惓罔知忌諱
死進言冒干天威無任激切悚懼之至

一曰勤聖學 臣觀自古聖賢之君率皆留心於

務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

中此堯舜禹相傳之學也曰以義制事以禮制

心成湯之學也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太甲之

學也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高宗之學

也曰克厥宅心文王之學也訪於洪範冊書武

王之學也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成王

之學也若夫漢唐宋之君或講論經理夜分乃

寐或執業尊師升堂講說或銳情經術夜艾不
休或留意典墳採爲龜鑑或進陸贄奏議或覽
貞觀政要不以炎暑而輟經筵不以風雨而罷
講讀雖無唐虞三代正心誠意之功亦可謂後
世好學之賢君較之懵然而昏亂者不啻天淵
之相遠矣伏願

陛下歷觀前代聖賢之君所好者何學所學者
何事不但口耳之粗迹務考義理之奧旨必專
心以致志不一暴而十寒以正心修身爲要務
以居敬存誠爲大本帝王之學既有所得應事
接物無或不當異日嘉靖邦國巍然爲中興之
令主未必不由好學致之也伏願

聖明留意

二曰顧箴警

臣聞前代聖賢之君必賴箴規警

戒之助然後此心不敢怠忽常存敬畏庶幾無
過舉焉若成湯之聖而猶銘其沐浴之盤以自
新武王之聖而亦銘其席杖楹牖以自戒衛武
公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
訓誦之諫居寢有褻御之箴魯廟有欹噐而存
持滿之戒稷廟有金人而寓緘口之銘無逸一

篇列於講閣前代遺迹寫爲鑑圖書洪範之語
於座屏書孟子之言於屏障此皆宋之令主也
由是觀之前代聖賢之君以警戒爲規鑑以宴
安爲鳩毒内外交養而表裏俱修是以君德日
隆多福自至其餘不知警戒雖有忠臣進獻箴
銘視爲虛文畧不省覽是以留連荒亡盤樂怠
傲自求其禍以致敗亂往往皆然伏願

陛下法前代聖賢之君存箴規警戒之助據往
事之明鑑採古人之格言或施之障屏或設之
殿壁出入起居常目必在退朝燕處此心不忘

於以防過於未然於以禁欲於將萌如此則意
無不誠心無不正身由是而修天下由是而治
將無愧於古之聖帝明王矣惟

聖明其深念之

三曰戒嗜慾 臣觀自古聖賢之君未嘗不以嗜
慾爲戒益之戒舜曰罔游于逸罔淫于樂臯陶
之戒舜曰無教逸欲有邦仲虺作誥以戒成湯
曰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用人惟已改過不
吝伊尹述訓以戒太甲曰敢有愆舞于宮酣歌
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游畋時謂

淫風召公之戒武王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不
矜細行終累大德周公之戒成王曰無淫于觀
于逸于游于田以庶邦惟正之供張蘊古作大
寶箴戒唐太宗曰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慾不可
縱縱慾成災范祖禹講五子歌戒宋哲宗曰內
作色荒外作禽荒酣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於
此未或不忘此前代聖賢之君能受人臣之戒
而不敢流於嗜慾當時天下之治不可尚也若
夫昏暗之王雖有忠臣進戒拒而不納逸樂怠
荒以致天下之亂者多矣夫宴樂乃害心之鴆

毒酒色實伐性之斧矜其聖
陛下以前代聖賢之其為法絕去嗜欲之私養
其清明之德以斯民本彼其澤為憂以天下未
得其寧為念講周孔之遺編考帝王之治道務
成中興之念以慰
祖宗之心則社稷幸甚蒼生幸甚
西曰絕玩好臣惟人主一心攻之者甚衆不能
為玩好所惑者寡矣是以古之聖賢之君常有
所警珠玉犬馬珍禽奇獸一切玩好之物悉皆
罷去此心湛然虛明淵靜故召公恐成王受西

旅之弊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蓋謂心無所主
反爲耳目所使若心得其職則百度無不正矣
必欲心得其職非從事於學不可也夫一心無
兩用既能專於此必不牽於彼伏乞

陛下於內侍之中擇讀書知義者四五人置諸
左右外聽儒臣講論經史內與左右解說其義
心通性悅日新月盛聰明益長智慮益高靜觀
左右之人或以玩好之物來陳者必嚴以斥之
曰爾以聖明之君待其主邪以庸暗之君待其
主邪夫以聖明之君待其主者以堯舜之道陳

之以開

陛下之心胸此忠臣也以庸暗之君待其主者
以玩好之物陳之以惑

陛下之耳目此奸臣也歷觀前代未有明君而
不法堯舜之道者未有昏君而不溺玩好之物
者惟

陛下留心省察果能務學而絕玩好則行無不
謹身無不修宗社自固生民自安不患不爲
大明令主而中興之業不成者臣未之信也
五曰慎舉措 臣惟人君之舉措不可不慎也書

曰惟皇作極蓋謂人君一身立至極之標準而天下四方之人環顧以取法焉舉措一失其當則遠近之人得以窺探其好尚之偏可不懼哉記曰王前巫而後史十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以守至正又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皆所以防君之過舉也昔周成王削桐葉爲圭以與叔虞曰封汝史佚請擇日王曰戲也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至於漢唐宋之君皆有起居注之職有失即告有過必錄蓋亦嚴於自防矣是以古之明主愛

一事舉措豈可輕動哉伏願

陛下試加留意一日之間舉一事也必再思之果當於理然後行焉措一事也必更審之或乖於理而即止焉又望

陛下內則親夫貴近之臣外則勉夫輔導之職若高宗之命傳說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又曰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夫人君旣以伊傅周召望其臣則人臣必以堯舜湯武致其君由是君臣一體志同道合而

陛下之舉措無有不得其當矣

六曰崇節儉 臣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崇節儉者若帝堯菲茨不剪土階三尺大禹絕旨酒非飲食卑宮室惡衣服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當時雍熙泰和之治不可尚矣漢文帝欲作露臺不忍百金之費身衣弋綈席用莞稭所幸夫人衣不曳地唐太宗出宮女三千欲營一殿材用已具監秦而止嘗曰欲盛則費廣賦重則民愁以此思之不敢縱欲宋仁宗夜思燒羊忍飢而不索恐自此多傷物命見宮人首飾玳珠遮

目不觀惡其奢華器用止於漆素衾裯止於黃施漢唐宋各有天下數百年求其海內富庶無如三君之時蓋人君既以節儉存心臣下豈敢奢侈相尚自然家給人足也况今天下多事之秋工部光祿寺諸司諸色買辦倍於前日近因賊寇驚擾人民尚未寧息伏望

陛下躬行節儉凡內府一應服食器用必須究查今日之費比之先朝果減省乎果增多乎務用減省以蘇民力則天下幸甚

七曰畏天變 臣聞天心仁愛人君必出災異以

謹告之爲人君務求天意所在而存修省之誠
可以變災爲祥轉禍爲福也昔商之中宗有桑
穀并生於朝恐懼修德而天意即回高宗有飛
雉鳴於鼎耳克正厥事而王業再振宋之太宗
避殿減膳而東井彗滅詔欲自焚而得雨蝗死
仁宗霖雨爲沴而引咎格天久旱不雨而密禱
即應是四君者俱能上感天心變災爲祥遂享
靈長之福以成中興之治往歲以來山崩河改
地動殿災蝗旱相仍天象交變謹告之意可謂
至矣當時若能廢黜奸邪任用忠良克己自新

以答天譴未必不轉禍爲福也惟其修省未至
是以不免於難由是觀之災異之見何代無之
顧人君修省何如耳且匹夫一念之誠尚能動
天况人君精誠所感其應尤速伏願

陛下修德正事以承天心凡欽天監并各處奏
來災異之變必早夜思省以答天意凜然敬畏
以弭災變將見天人感應之速未必不如商之
中宗高宗宋之太宗仁宗也於以爲守成之令
主於以致中興之盛治功烈卓然萬世標準豈
不美哉臣區區螻蟻之誠所願望者如此惟

聖明留心幸甚

八曰勉貴近 臣觀前代中官正直忠良有功於國家者不為無人若漢唐之世史游良賀呂劉馬嚴或勤心納忠有所裨益或清儉退守無所引薦或清忠奉公直言切諫或排去奸邪委政廟堂或以一身扞人主之難或辭兩軍抗冥鴻之志千載之下仰其芬烈視彼招權撓政賣弄威福取快一時不旋踵而遭大僂者一薰一蕕相去遠矣今

陛下左右內侍之臣大非前日之比率皆小心

畏慎恪勤匪懈守

祖宗之法絕外人之交蓋能以覆轍為戒也猶

望 陛下 一日之間接文武群臣之時少親左右貴近之時多若能輔成今日中興之治皆其功也可不勉哉果能取法於前人興循理好善之念存正直忠良之心載之方冊傳之萬世後之人仰而羨之曰當時貴近之臣某也正直某也忠良如此則播令名於無窮豈不美哉

九曰振士風 臣聞唐虞三代之世人人有士君

子之行比屋有可封之俗士風之振不可尚也
降自後世西漢士風尚忠厚東漢士風尚名節
雖所尚不同而莫非善行國祚所以綿遠者由
士風之振有以維持之魏晉以來流於清談虛
曠放達而士風大壞李唐之世士尚華靡多文
少實宜乎天下治日少而亂日多也惟宋之士
夫有三代之風詳其所由亦上之人有以勵之
耳觀太宗戒欺誕之詩曰好事盡輸純與直謾
勞頰舌湧如泉士風安得不誠實乎真宗疾奔
兢之詩曰臣下但當守公法馳驚苟進何可取

士風安得不恬退乎黜勢家士不與孤寒并進
錄庶吏後以愧貪墨之徒宜乎士風爭尚清廉
也此宋之賢君護風俗如護元氣重名節如重
神明所以士風大振而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伏
願

陛下取法於宋以振士風戒欺誕以勵誠實疾
奔兢以惜恬退黜貪墨以重清廉抑僥倖之徒
絕諂佞之輩俾我

朝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將見士風大振未必不
如宋之可追三代也惟

陛下舉而行之幸甚

十曰結民心 臣觀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蓋民心之向背係天命之去留有天下者不能固結民心而欲久安長治者難矣夏商周漢唐宋俱有天下數百年而歷世綿遠者固結民心之所致也其餘不能百年甚至三四十
年而止者率由民心不向故也歷觀前代所以固結民心者豈有他術不過安之養之而已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又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是以古之聖賢之君愛民之心如愛赤子休

養生息惟恐失所晁錯曰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是以所欲與聚所惡勿施此固結民心之道也劉基曰三代之民如以膠搏沙言其難散故也五伯之民如以水搏沙言其易散故也伏願

陛下遠法前代結民心之道近體

祖宗恤民之心發矜憐惻怛之念於九重之上播春風和氣之仁於八荒之表孟子曰德之流

行速於置郵而傳命蓋

陛下省一分之費則民受一分之賜施一分之寬則民被一分之澤務使海內富庶衣食充足將見下民愛戴

陛下之心亦如三代之民以膠搏沙而不散或遇寇賊奸宄之變必不忍負

朝廷之恩如此則宗社可安於永久雖歷億萬年斯可也惟

陛下注意熟察幸甚

奏上鑑古錄

臣賢猥以駕劣遭遇

陛下聰明睿智英邁絕倫九百所行多盛德之事

臣不勝感激忻躍尚慮前代聖賢之君事迹浩瀚

難於遍覽今特錄堯舜以下二十三君每君摘取

所行之最善者數事集為一帙名之曰鑑古錄臣

於每段之後畧為解說數句與

陛下易於覽而行之夫古之大臣莫不欲致君於

堯舜之上伊尹曰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

又曰予弗克俾厥后為堯舜其心愧耻若撻於市

今臣以庸下之才謬當輔導之任深愧不如古人

况陛下有可爲堯舜之資而臣不能將順其美可謂忠乎臣觀

陛下所行之事已有超越前古者若又以此三才三君之善兼而有之則功德之隆真可同於堯舜而光

祖宗矣臣犬馬之忠不勝惓惓錄呈

乞重用老成

李賢

臣本以凡庸才學踈淺天順初蒙先帝擢用於內閣辦事蓋偶遇缺人之際聊以備

員非天下之極選也臣彼時不敢遜避龜勉就職環顧其中誠所弗堪是以八年之間恒懷憂畏外雖強爲支持而心則未嘗一日敢自安也况近來不足臣者讒毀多端謗議沸騰蓋由臣之鄙性拙直不能委曲宜乎人心嫉忌兼以素行不能取信於人故耳臣思內閣實機密重地須才德老成素行服人者可當此任竊見太子少保吏部尚書王翱由進士出身歷官五十餘年廉慎忠勤小心器豈高見遠識異於尋常士林推重未有過之者也乞照宣德年間少師吏部尚書蹇義例輟其部事

量進階秩 命入內閣俾與大議臣願隨行而協助之庶足以見 朝廷重用老成之意而忠厚之風亦可以少振也臣布此誠懇爲國至計伏望 皇上監察而俞允之幸甚

論輔養君德

李賢

切惟人君一身爲天下之主所係至重臣民瞻視以爲休戚四夷觀望以爲向背若行事合宜則中外人心自然悅服不然則人皆離德欲天下治安不可得矣今

陛下初登寶位天下之人莫不延頸舉踵仰望治平然治平之本在於君德而輔養君德又在左右前後必得老成端整之人可也臣切見內臣曾事先帝歷練老成隨侍

皇帝端謹小心者不爲無人伏望

皇上命其不妨管事於每日退朝燕居時分不許暫離左右舊日隨侍讀書者宜照舊每日隨侍不必分班其餘使令之人亦須選擇謹厚淳篤者供事如此庶於君德有益但有輕浮頑猾喜好生事逢迎取悅供耳目之玩信佛老之教者皆不可近伏望

皇上即日退出各衙門辦事毋令隨侍如此庶於君德無損臣受

朝廷祿位爲宗社生民至計敢不竭忠盡言惟皇上剛斷而進退之天下幸甚

題修德弭災事

商輅

昔漢臣董仲舒告武帝有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廼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廼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斯言也古今以爲名言茲者彗星見於天田西掃太

微北近紫宮其譴告警懼之意至矣仰惟

皇上憂切於心戒諭群臣同加脩省是能體上天仁愛之心而欲修政以弭之也其時政得失生民利病諸文武大臣已條陳上達矣然德者政事之本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孟軻曰君正莫不正蓋天下萬事必以正君心爲本臣等備員近輔無以少裨萬一實深愧懼謹采修德大端并安民大要條陳如左

一曰正心術 夫天下之道二正與邪而已自古人君崇正道者無不安享治平之樂惑邪教者

未有不致危亂之憂載諸史冊歷歷可監臣等
仰惟

皇上聰明聖智豈不知所決擇而頗留意佛事
者聊以試之非誠信之也然外人聞者竊以爲
議謂內府一次修齋街市一次搔擾中間委曲
誰敢直言行之不已漸失人心臣等伏望

皇上留心聖學毋信異端以正本原減去內府
修齋如遇節令止循常例於在外寺觀舉行可
也修德應天之本莫先於此

二曰謹命令 夫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言命令之
出不可不慎也伏聞

祖宗以來凡傳旨意必專任人如此則責有所
在事無虛僞近來

聖旨行於光祿內府各衙門者傳奉不一政出
多門人得詐僞將來之弊有不可言伏望
皇上今後斟酌事體可否如有可行必令司禮
監官傳旨庶幾命令出於一事有可稽而無弊
矣

三曰親接見 夫君天也臣地也天地之氣交則
爲泰其不交則爲否君臣之道何以異是往古

事監不敢枚舉惟我
祖宗列聖在位未有不接見大臣論議政事者
君臣情通政是以和今

皇上視朝即退端拱九重不一接大臣於便殿
天下軍民利病何由盡知豈以首出庶物自能
洞察四方邪抑以臣下庸劣不足與議也如臣
等者才踈識淺誠不足以備顧問在廷大臣豈
無一可伏望

皇上日御便殿或三三日一召文武大臣忠直
有識者面議政事而可否之或詢軍民之休戚

或訪人才之賢否或察治體風俗之得失有疑
於心必詢於衆聽覽之日熟未必無少補益

四曰慎賞罰 夫賞罰二者人君治天下之大柄
也賞當功罰當罪則人心服一有不當則人心
不服故欲服人心莫先於慎賞罰然慎賞罰尤
莫先於循舊章守成憲爲當近者道路傳言謂
賞典大濫近幸無故而受金帛者多工匠無功
而冒官職者衆此非舊典所有也用刑太深有
法不該充軍而充軍者有罪不至死而死之者
此非成憲所宜也伏惟

皇上節賞慎刑惟舊典成憲是循是守使人無偏私枉濫之議則公道彰治法正矣

五曰納諫諍 夫日有萬幾而事有萬變非兼聽博采何由一一當理是故伊尹以從諫弗咈美成湯傳說以從諫則聖聖高宗而後世之稱賢君者亦必以聽言納諫爲首事也伏望

皇上以古之聖主明君爲法虚心屈已聽受群言勿惡其切直勿忽其迂遠苟有當理即賜施行如此則官賞政刑不致乖失而下情得以上通天下利害軍民困苦皆得聞知而久安長治

之道其在是矣

六曰勵官守 書不云乎臣作朕股肱之職乎給事中御史非耳目之司乎股肱舉動合宜耳目聞見不謬則元首尊安爲成人矣但今承平百有餘年文恬武嬉事多因循究其弊端難以枚舉大槩主於奉承 上旨而嫌於違覆或直行已意而不加斟酌是以其事不便於軍民者多矣有識者徒能竊議而不敢公言意謂目前苟安懼煩瀆也豈知今日下人愁怨感動天變如此之甚乎伏望

皇上戒勵各官慎修厥職今後任股肱者凡遇事有便宜再三執奏毋率意行下結怨於民司耳目者但事爲民厲官爲民蠹者即便舉奏毋循情容隱務使庶官變因循爲奮勵各舉厥職興起事功然後政善民安可與也

七曰恤軍民 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此不易之言也然軍出力以衛民民出賦以供軍軍民相資邦本乃固近來管軍管民官員罔體朝廷愛養軍民之心因公科歛弊出百端軍民窮困日甚一日若此者天下皆然而畿內尤甚何也

以差役繁重而又無所資以爲生也舊日牧馬草場積年開種田地今多爲有力者侵占故馬死而罪責至地少而衣食窘懷憤蓄怨非一日矣伏望

皇上命該部清理三營草場使官軍便於牧放減退勢家庄田使百姓便於耕種以資生理其各處衛所府州縣官有巧立名色或謂措辦或謂區畫或謂罰贖或謂勸借等項科歛掊刻軍民財物者乞令都察院嚴行禁治毋令恣意朘削以致下人困苦歸怨於上如此軍民各得其

所而邦國永寧矣。凡此七事實出輿論言之，似若違悞行之，必有裨益。蓋天之視聽在民，民心感悅，然後天意可回。此臣等惓惓愚忠實在於是。伏聖

皇上監除舊布新之象，斷自聖心力行新政，以正心爲修德之本，以善事爲修德之助。德修於上，則群臣咸知感激效職，而安養軍民之政次第可舉行矣。轉災爲祥，莫切於此。晏嬰曰：君無違德，何患於彗？此之謂也。臣等不勝悚懼之至，昧死上言伏候。

勅旨

題修德政弭災異事

商輅

臣等嘗聞天心仁愛人君，莫大於發災變以譴告之。尤莫大於出妖孽以警懼之。無非欲人君思省過咎，以修德政，欽崇天道，以保天命。變禍爲祥，轉危爲安也。

皇上嗣位以來，純仁大孝，昭假上下，弘恩霈澤，羣被海宇。凡在臣民，無不欣戴。宜其嘉祥至而景貺臻，然而數年之間，災變迭見。今又妖物頓興，豈非天心仁愛我

皇上之至故屢屢假此謹告示警實欲躋斯世於
平康之域也往因災變文武群臣嘗舉政事之當
興革上達矣荷蒙 允納而行之者有之暫從而
復寢者有之故今妖物之興寧不有在乎
皇上洞知此異以爲上天示警憂懼修省不遑自
寧誠可謂善於事天者矣竊惟事天當以實不以
文弭災當以行不以言誠能推今修省之心以修
德則德無不修推今憂懼之心以修政則政無不
舉德修政舉殆見人心和於下天心和於上上下
協和百福荐臻諸休畢至又何妖孽之不殄成人

心之不安靖乎臣等職忝輔近不能少裨於德政
之萬一覩茲災異惶懼實深除有關於聖德謹陳
愚見外茲復條具時政數事以聞伏望

聖明采納施行之則中外臣民不勝幸甚臣等昧
死上言伏候

勅旨

一節財用 夫貨財軍國仰給不可一日而無者
也要在博節用之苟或侈靡妄費則府庫空虛
倘遇興師動衆何以賞犒旱澇饑荒何以賑濟
故孔子論治國以節用爲本其弗信歟近年以

來

朝廷貨財多爲下人侵耗如哈密等處番人來京俱帶玉石被細人誘引先將次等者進貢存留一等者在後計囑鋪行人等多估價值賣官規取庫藏銀兩又番僧授職在彼土管事者例該給與印信使鈴束撫化鄉人近來在京閒住者往往自都綱禪師陞至國師佛子法王等職一槩給與金印信圖書前任所給者悉皆收留其有病故所遺者徒弟人等亦擅收藏及後承襲又求造給侵耗貨財乞

勅其肅等處巡撫等官今後哈密諸番來京帶有玉石責令通事諳曉玉石之人辨驗第一等者計數封號裝盛送京次等者許其量帶盤費其餘悉令在彼貨賣不許一槩帶來沿途扛運應付艱難如違許巡按分巡等官徑自拏問番僧陞官職印信止許留見在者其前任及病故遺下印信合令該部查收以後有新陞職不係本土管事官員復請給者許該部參奏發遣勿令在京生事紛擾如此庶事體得宜財無妄費矣

一却貢獻 臣等謹按傳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好上好是物下必有甚焉者也經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蓋人君一心攻之者衆倘一留心於玩好則下人旁搜遠索而貢獻者其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洪惟皇上即位之初不急之務一切停止玩好之物一切罷去天下臣民莫不稱慶近年廣西雲南等處有貢奇花異卉珍禽奇獸玕珠寶石金銀器物蓋此物非出於所貢之人必取於民取於民不足又取於土官夷人之家本一物之進必

十倍其直然後方可暴虐生靈激變地方莫此爲甚且水路萬里之遙人夫轉運不勝其擾見今安南小國敢肆抗拒漸有內侵之患良由自我有以召之也臣等伏望

陛下明示詔旨今後除常例歲貢外其內外之臣敢有以玩好之物上進者治罪不宥如是不惟上下綏靖而無擾其於又安中國感格遠人之道兼得之矣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惟

聖明留意

一開言路

臣等嘗聞宋臣蘇軾有曰天下治亂

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至於小民皆能自
達亂或反是雖近臣不能自通故易以天地交
而爲泰不交而爲否臣等不敢遠引前代明王
遇災求言之典伏惟

太祖高皇帝臨御之時自文武群臣以及軍民
匠役諸色人等應有可言之事許直至御前陳
說其言中理即爲施行且或予之官或給之賞
其不中理者亦置而不問所以廣耳目不偏聽
防壅蔽而達下情也故當時雖閭閻之間細微
之事無不周知太平至治良有以也洪惟

皇上嗣承大統即詔天下凡軍民利病許人言
言無隱有以見

皇上之心即

太祖高皇帝求言之心也柰何近年以來人多
顧忌不肯盡言豈非聽言之道猶有未至者乎
臣等仰望

聖明廓宇宙之量容涓滴之微 明詔在廷文

武群臣凡致災之由弭災之策悉陳以聞言之
善者俯賜聽納見於施行言之不善亦不加罪
如是則言路開而下情達萬事何憂不理災害

何由不息乎

一慎刑罰 聖人不得已而用焉用之貴在得中
一失其中則邪氣積蓄陰陽繆盭妖孽滋興可
不慎歟仰惟

皇上嗣位以來凡遇盛暑必下詔寬於京師或
值災變必遣官詳審於天下慎刑之心蓋與古
者虞舜好生之德同一揆也然自成化八年遣
官詳審於天下迄今將五年矣夫以京師之內
一有冤枉今日告鳴明日或可得以辨彼天下
之廣萬姓之繁系中間冒罹刑憲者不知有幾偏

州辟縣隔離上司寫遠者豈無經年含冤死於
犴獄者乎此在 聖明之世不能不爲之惻然

也合 勅法司遴選諳練刑名老成官屬照例
請 勅分投前去會同彼處巡撫分巡理刑官
員重加研審務使情真罪當輕重適中毫釐不
爽庶人無冤枉邪氣潛消而諸孽不作矣

一省工役 古者力役惟取於冬蓋以時節人力
也苟役不節以時勞筋苦骨民不堪生而怨讟
以興怨讟既興和氣有弗乖戾者乎此有周先
王營宮室而施磬鼓緩工之仁建靈臺而布庶

民勿亟之令良以此耳茲者朝廷修東直門城樓并各處城垣所以壯觀京師捍禦內外之意既深且廣雖愚夫愚婦莫不悉知以故軍民萬衆一心子來無或嗟怨非以佚道使人孰能然歟伏望 仰體先王營建仁心審今日興作緩急除城樓城垣所當建外其餘不急之處即頒 德音悉令停止庶軍士得以休息怨讟不生和氣漸臻矣

一足軍餉 臣等切見往年西北用兵榆林一帶糧草最難供給當時預借陝西山西河南三年

租稅起運每草一束用銀二錢米一石用銀一兩或兩半若輸納本色上下山坡展轉溝壑不勝勞苦今無事之時若不早爲預備一旦虜入河套復踵前跡民何以堪近者廷臣常議及此臣等尤恐所司奉行不至合 勅戶部查覈彼處各堡糧草實數每處可勾幾時之用該有兵動可贍多少人馬如果不敷作何措置或比較屯田拖欠子粒柴把未完草束或開種鹽引招商上納草束米豆或將腹裏積蓄糧草量起人夫加意撫恤以漸轉般赴邊收貯或將官銀及

賊罰銀兩運赴彼處趁時收糴糧草上倉及其
他長策務要一一舉行其實回奏毋得視為泛
常其遼東宣府大同雖未經用兵查見積蓄之
數務令邊鄙充實庶不臨期悞事

一飭邊備 臣等見得遼東并山海關喜峯口古
北口一帶地方去京師密邇往年朵顏三衛為
我藩籬雖有鼠竊狗偷不為大患今此三衛既
被蒲都魯等服屬以彼之強從此鄉導來犯我
邊則京師不得安枕况居庸迤南至紫金等關
口尤係京城切近屏蔽雖有御史逐年點閱緣

承平日久未免忽畧合 勅吏部奏遣歷練大

臣或歷練老成給事中二員請勅分投前去會

同各總兵巡撫守備等官趁今無事之時將各

邊牆垣口子逐一檢視該修理者即便差撥官

軍分工併力深濬厚築以為經久整點煙墩修

葺堅固以便哨望不許虛應故事其有城垣坍

塌兵器損壞人馬瘦弱不堪備用去處俱要即

時修補緊要之處合添人馬亦須斟酌多寡奏

請選集聽候有警應用不致緩不及事

一重地方 臣等聞得永樂年間征取交趾郡縣

其地天下大一統而無外其後守鎮非人不恤
夷情遂至激變失陷地方再不可復今兩廣四
川貴州雲南俱係邊遠之地設若任用非人一
旦有警軍旅存興糧運不繼欲天下無事不可
得已其雲南地方與安南尤爲切近而蠻夷土
官衙門易生事變不可不爲深憂今兩廣四川
貴州俱有巡撫官而雲南豈宜獨無合勅吏部
推選剛直有爲智識超卓大臣一員請勅前去
巡撫其地凡利有當興弊有當革悉與鎮守等
官處置施行各務安靖地方毋事阿徇有負委

任

題國本事

商輅

臣等仰惟

皇上至仁大孝通於天地光於

祖宗誕生皇子聰明岐嶷國本攸係天下歸心重
以貴妃殿下躬親撫育保護之勤恩愛之厚踰於
已出凡內外群臣以及都城士庶之家聞之莫不
交口稱贊以爲貴妃之賢近代無比此誠宗社無
疆之福也但外議皆謂皇子之母因病另居久
不得見揆之人情事體誠爲未順伏望

皇上勅令就近居住 皇子仍煩貴妃撫育俾朝
夕之間便於接見庶得以遂母子之至情愜衆人
之公論不勝幸甚臣等職居輔導偶有所聞不敢
緘默謹具題知伏候

聖裁

革西廠疏

商輅

仰惟

皇上臨御以來敬天法祖任賢使能政事脩明紀
綱振舉是以十餘年間海內晏然雖天象屢示警
戒而災變自消雖水旱比歲相仍而民無離叛實

由

皇上寬仁大度省刑薄斂慈仁愛人之心感孚於
上下也夫何近日伺察大繁法令大急刑綱太密
官校提拏職官事皆出於風聞暮夜搜檢家財不
見有無駕帖人心洶洶各懷疑畏内外文武重臣
託之爲股肱心膂者也亦皆不安於位百司庶府
之官資之以建政立事者也舉皆不安於職商賈
不安於市行旅不安於途士卒不安於伍庶民不
安於業承平之世豈宜有此究其所以蓋緣
陛下委聽斷於汪直之一人而汪直者轉寄耳目

於群小汪直之失雖未爲甚而群小之中其奸謀
足以顛倒是非其巧佞足以蠱惑人心如韋瑛者
自言親承密旨得專予奪之柄自謂百官進退
盡在掌握之中擅作威福虛張聲勢其間同惡相
濟如玉英者則以附已而薦之稍存公論有所諫
正者則以異已而出之如狼如虎肆無忌憚原其
立心惟知希求進用以爲一身之榮不思傷害善
良虧損國體大爲聖德之累
陛下若謂防微杜漸不得不然則前數年間何以
帖然無事往者曹欽之反皆由遠矣生事有以激

之人所共知可爲明監昔唐太宗當天下甫定之
後骨肉相殘群雄側目嫌疑之際宜乎過慎也而
乃從魏徵仁義之言拒封德彝刑罰之說遂致海
內殷富斗米三錢外戶不閉幾於刑措太宗因封
德彝死謂群臣曰此魏徵勸我行仁義之效也恨
不令封德彝見之夫德脩而民自化法急而民愈
亂攷之前史歷歷可驗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
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我
國家積德百有餘年深仁厚澤浹洽於人四方萬
國孰不歸戴

陛下為守文令王嚴刑峻法誠非所宜况今天鳴地震無處無之水旱災傷日甚一日省躬念咎弭災息患之道莫尤於恤刑獄莫要於安人心而乃反此所為使人嗟怨感傷和氣一旦有警變且莫測腹心之患可不懼乎可不慮乎伏願皇上體天道之包容勿察察於事情遵祖宗之成憲勿屑屑於改易旨意必經於六科防將來之假冒奏訴必由於通政杜濫受於他門責政事於府部而嚴課功覈實之舉付刑獄於法司而申三覆五奏之令收回伺察之人誅逐奸邪

之輩其有謀逆奸細并貪賊壞法重情悉依舊規委任歷練老成之人管理如此則讒言不入於耳則自足以頤情而養神苛政不加於下自足以安邦而定國延聖壽於萬年保皇圖於不拔其端皆在於此不然此風日長眾口嗷嗷國之安危未可知矣臣等荷

陛下生成之德置諸宥密之地一念愛君之心拳

拳朝夕有所聞見豈容緘默謹條陳大畧以聞

一舊設行事人員專一緝訪謀反妖言強盜人命

及盜倉庫錢糧等項大事今西廠專却搜尋細

故凡街市鬪毆罵詈爭雞縱犬及一時躲避不及者或捶楚或煩瀆

聖聽置於重法以致在城軍民驚惶不安

一職官有犯緝訪得出請旨拏送經該衙門問

招明白有罪者奏請發落供明者請旨還職

係是定制今聞西廠將廣西勘事郎中武清自

通州聽選方面官劉福自歇家俱拿到廠監禁

數日輒又釋放且武清係五品官劉福係正三

品官擅拏擅放恣意所為紊亂朝政莫大於此

一官員犯罪追賊者法司自有成規今西廠自擅

封兵部武選司門以後遇官員有犯正身未曾

問招先將本家門封閉或寅夜越牆進入搜檢

財物或將命婦剥去衣服用刑辱打被害之家

有同抄劄以致各衙門大小官員驚惶不安若

從此不止日後或有奸人強盜假名害人者真

偽何由而辨

一京營管軍頭目俱係朝廷託以重寄之人其

公私勤惰朝廷自有賞罰今聞西廠不論有

無事情一槩令人跟緝鈴束以致各懷危疑不

安

一各處鎮守總兵等官乃一方安危所係既被選用當任之無疑待之從厚其或有事不得不差人體勤事畢即已今聞西廠各處差人採聽事情彼其聞知寧不慮恐患及退縮自保誤事非輕

一各布政司多有王府所在今西廠差校尉分投去彼行事不但官司驚疑各王府亦未免自危事生不測天順年間曾差校尉各處行事皇上即位之初已革去後三四年尚有假充校尉詐錢害人者此明驗也不可不懲

一河道係兩京各處錢糧貨物經由之路要在通行不宜阻滯今聞西廠官校分布沿河一帶遇有船到即加盤問問有公差官員被其搜檢以致往來客商軍民人等聞風驚疑有未起程停止不來者有在中途寄放回還者似此貨物不通將來京師公私費用何以仰給抑恐奸盜假此搜船劫人卒難禁止

一朝廷威福不可下移自立西廠之後大監汪直每日出外跟隨之人數多但遇官員人等無不喝令下馬雖大臣亦謹回避如兵部尚書項忠

當早朝鼓響伺候之時汪直令校尉就左掖門
下呼叫項忠不得朝罷被校尉擁逼而去其欺
凌大臣如此至如法司郎中御史等官每遇吊
查文卷俱要親齎赴廠竟日伺候不得一見又
如東西兩長安門牌上用黃紙帖寫太監汪傳
奉

聖旨不書其名滿朝官員見者無不驚駭

一百戶韋瑛係無籍小人累投勢要不肯容留從
征僥倖得陞前職夤緣投西廠行事之後發人
事情言多失實又引進譎詐小人王英結爲心

腹專一許人陰私以固信任凡前項擊人放人
擅封門戶搜檢家財凌辱婦女驚動人心紊亂
朝政等項俱係二人所爲

一臣等切詳此等事情非惟與治體相關又與天
道災異相關何也去歲七月以後有妖物出自
西北遠城傷人當時人言必有應驗及妖怪方
息遂立西廠驚駭人心一如妖物傷人之時以
此觀之天道預先示戒不可不慮今太監汪直
年幼未諳世事止憑韋瑛等主使呈報中間固
有一二似爲禁革奸弊柰非祖宗舊制所革

未多其失人心則已甚矣中外騷然安保其無
意外不測之變若不早爲除革一旦禍興卒難
消弭伏望

皇上斷自宸衷革去西廠罷黜汪直閒住以全
其身將韋瑛王英拏送法司會同錦衣衛推問
明白治以重罪如此則人心可安
天意可回矣

奏入

上恚曰用一內臣焉得係天下安危太監懷恩傳
旨詰責甚厲公正色曰朝官無大小有罪皆請旨
收問渠敢擅抄劄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北門
鎖鑰一日不可缺人守者渠一日擒械數人南京
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渠敢擅自收捕諸近侍
渠敢擅自換易此人不黜國家危乎安乎懷恩聞
之咋舌而退即日撒去西廠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十三

<p>庚午年...</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	------------	------------	------------	------------	------------	------------	------------	------------	------------	------------

